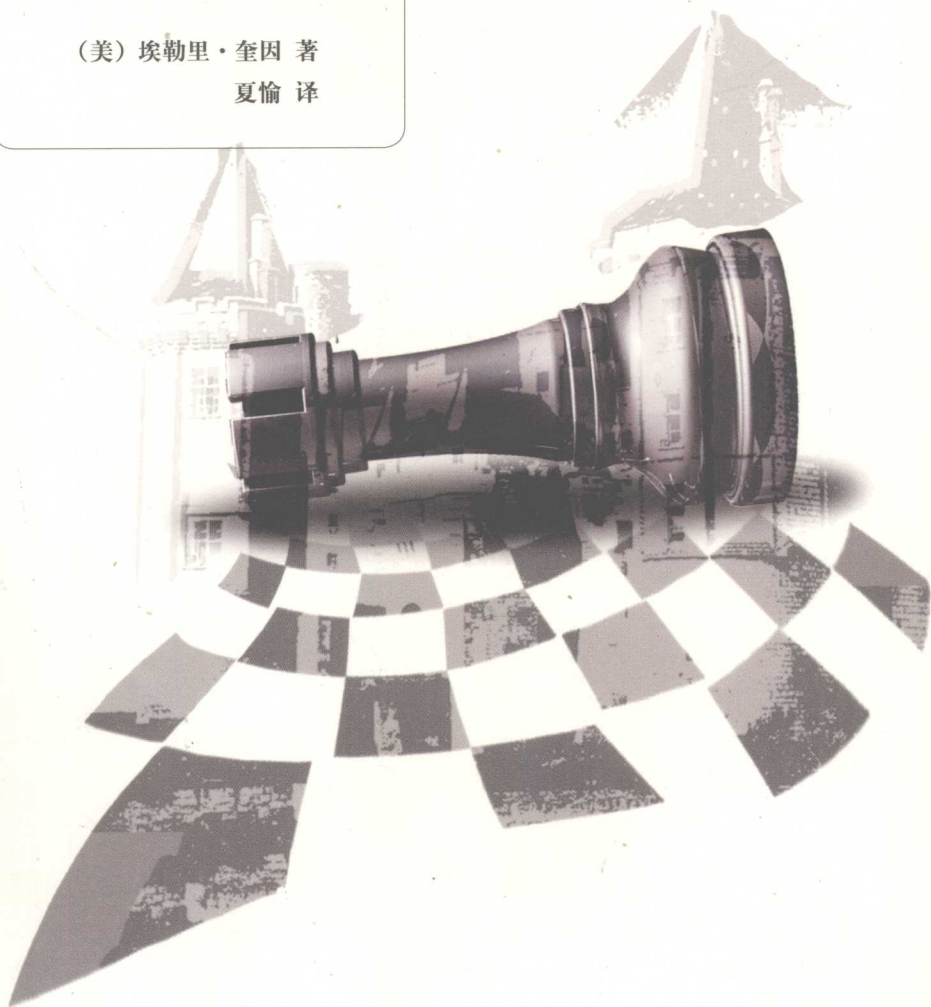


埃勒里·奎因侦探小说

THE PLAYER
ON
THE OTHER SIDE

另一方玩家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夏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另一方玩家

The Player on the Other Side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夏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一方玩家 / (美) 奎因著; 夏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80225-561-6

I. 另… II. ①奎…②夏…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69658号

The Player on the Other Side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63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3556



另一方玩家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夏愉 译

责任编辑: 熊娉婷

统筹编辑: 褚 盟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北京捌零后广告制作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30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561-6

定 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第一部分 开局

- 3 第一章 Y的第一步棋
- 11 第二章 布阵
- 20 第三章 换位
- 31 第四章 出击
- 35 第五章 互动游戏
- 41 第六章 伺机而动
- 54 第七章 攻击
- 57 第八章 闭门造车
- 67 第九章 Y初战告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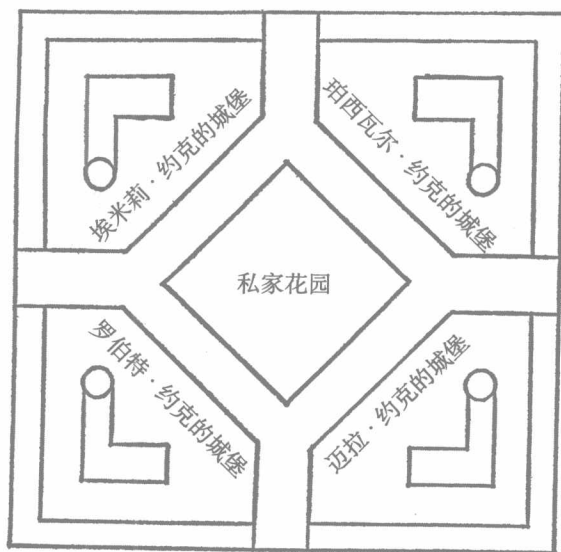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中场

- 79 第十章 继续攻击
- 82 第十一章 发展
- 96 第十二章 声东击西
- 103 第十三章 策略
- 109 第十四章 战略
- 121 第十五章 再次攻击
- 123 第十六章 进一步发展
- 139 第十七章 推进攻势
- 141 第十八章 反击
- 157 第十九章 性祭
- 164 第二十章 突破
- 171 第二十一章 攻势加剧
- 172 第二十二章 定位游戏
- 181 第二十三章 兵卒
- 195 第二十四章 奎因的攻略

第三部分 终局

205	第二十五章 伺机而行
220	第二十六章 猛攻
223	第二十七章 踪迹
235	第二十八章 围猎
246	第二十九章 玄机
251	第三十章 插曲
253	第三十一章 孤立的卒子
256	第三十二章 玩家
270	第三十三章 将军

第一部分 开局



第一章

Y 的第一步棋

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沃尔特：

你知道我是谁。

你并不知道你知道这一点。

你会知道的。

我写这些给你的目的是让你知道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的双手多么灵巧，我知道你的性情多么温顺，我知道你从哪里来以及你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想的是什麼，我知道你要的是什麼，我知道你的伟大使命。

我喜欢你。

Y

沃尔特跪在地上，背朝着太阳，坚硬锋利的铜铸字母硌入他的两个膝盖——TH 硌入左膝，RK 硌入右膝。他端详着自己的两只手，它们的灵巧被什么人知道了——另外的什么人。谁呢？……他看着自己的双手灵巧地修整着铜铸墓碑周边的杂草。

左手靠外的三个手指轻轻按压着修草刀的外缘，拇指和食指从狭窄的槽缝中探出去；右手挥动着草皮钩子。灵巧，太灵巧了，一下就削出了一块月牙形的地面。难道有什么人知道了是他沃尔特自己打造的这把草皮钩吗？——有谁会钦佩他的手艺呢？钦佩这种左边的钩齿朝上、右边的钩齿朝下的设计？谁会为他的这种匠心鼓掌喝彩呢——除了他这个创造者之外？难道这还不足以令人称道吗？

已经足够了。沃尔特按住那块铜牌参差锋利的截边，小心翼翼地撑住身体，把膝盖朝下移动了一段距离，跪在“纪念永生”这几个字的下方，双膝之间正好露出下一排一个较小的“的”字。知道自己正在尽心尽力地干好手头的活计就足够了。事实上他干得无可挑剔。在约克广场上那四座古怪城堡包围着的这个私家花园里，沃尔特就像个看不见的幽灵：或许沃尔特自己不知不觉地有一种被了解和被注意的愿望；他记不清自己是否有过这种愿望，但他肯定希冀过。因为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得很满足，也很满意自己沉静、淡泊的性情和蚕蛹一样的耐心。可是现在……

……我知道你是谁。我喜欢你。

麻烦来了。

假如沃尔特读过萧伯纳^①的作品——他没有读过——也许会为这

^①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样的文字拍案叫绝：“当你知道了什么事情，我亲爱的，你的第一个感觉常常是似乎忘却了什么事情。”这句话肯定会抚平他惶惑不安的感觉，而且会使他感到自己并非唯一产生这种感觉的人，从而获得巨大的安慰。他从未意识到自己竟会如此迫切地需要别人对他说：我喜欢你。

只是现在这句话给人说了出来，他自己倒不知如何是好了。

一道影子遮住了他那双灵巧的手。沃尔特没有抬头去看。没有这个必要。抬起头来就会看到罗伯特·约克——那个戴着小礼帽、穿着硬挺的铁灰色套装、配着古币一样呆板的马甲、系着黑灰色领结的身躯，衬着无框眼镜下，那张像清晨兵营里的床铺一样空寂、整洁、紧绷的脸。

“早上好，沃尔特。”罗伯特·约克口齿清晰地说道。

“早上好，罗伯特先生。”此刻——正如每天在这里发生的会面一样——正是上午十点差七分。

约克广场一定从未年轻过。它那方小巧整洁、形状规则、绿草如茵的私人花园，城堡间各个角落里形如须发灰白的园丁的瞭望塔，看上去都显得古旧、刻板，仿佛当初泥瓦工放下工具时，它们就已呈现老态。约克广场是用巨石铺砌的，而罗伯特·约克却是血肉之躯。如果你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个孩子，那么你能够看到的仍然是一个缩小了的罗伯特·约克站在那里，头戴黑色小礼帽、身穿铁灰色套装和老式马甲——他的装束和作息会在五月十五日进行一次小小的调整——无框眼镜反射着早晨的阳光，使他的脸像一张空无一物的紧绷的鼓面。强迫罗伯特·约克生活在约克广场的四座城堡中的一座，就像强迫一个人成为两足动物；命令他坚守约克家的传统，就像命令中心花园的草要长成绿色，正所谓顺其自然，不修自直。他们——他，城堡，约

克广场——太相像了，都是拘泥刻板、一丝不苟、死守陈规的类型。就在沃尔特跪在铜碑上修剪四周草皮的时候，几乎分秒不差，衣装笔挺的罗伯特·约克也出来绕着花园进行他每天的例行散步。

沃尔特正修剪着铜碑右侧的草丛。当然，并不是每个约克家的人都是那样的。

——迈拉小姐。

迈拉小姐比罗伯特年轻，四十四岁了。她深藏着约克家的人从不谈及的秘密。从近处仔细观察过她的人，都很容易对她紧拧着的嘴角、清高而涣散的眼神留下鲜明的印象。她还有个贴身秘书，一个温和可爱的姑娘，名叫安·德鲁，此刻正陪着迈拉小姐走在小花园的另一边。安·德鲁挽着迈拉小姐的臂弯，既是引路又算是搀扶着那个较她年长的女人，同时尽量与迈拉小姐纷乱急促的小碎步保持协调。

迈拉小姐用两手紧紧捉住姑娘的手臂，每迈出十步左右她都要微笑着做出一种“我做到了！”的表情，那姑娘也对着她的耳朵祝贺她一声。沃尔特就像喜欢每一个人那样，也喜欢她们两个，迈拉小姐和那位姑娘。那姑娘有一点特别招人喜欢：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她似乎会把她正在思考的无论什么事情放在一边，全神贯注地充当听众。没有别人做到过这一点，沃尔特确信。而迈拉·约克小姐——她呢，并不妨碍别人，即便她一直生着病。

沃尔特盯着那两个女人看了一会儿。他没有朝她们招手。他从不错过每一天的这一时刻，但他从来不招手，不点头，也不做出任何其他打招呼的动作。

他俯下身去继续干他的活，卖力地剪除那块嵌在地面上的铜碑周围的杂草。清除过杂草之后，他又把裸露出来的泥土抚平并且清扫干

净，然后站起身来退后几步，审视着那块铜碑。

纪念永生的纳撒尼尔·(小) 约克

生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还有我，沃尔特想，还有我……

“沃尔特？”

他吃了一惊，但他是个感情不容易外露的人，很难让人看到他对任何事情的感受；那是一种迅速产生淡漠、平静状态的反射，可以避免惊愕、恐惧或任何其他情绪的泄露。沃尔特木讷地转过身去。埃米莉·约克已经走到了他的身后。

约克家的人的相像之处就在于他们谁跟谁都不相像。

埃米莉·约克比迈拉年龄小，看上去却比她老得多。她生得粗大方正，颈背硬挺，白发稀疏，碧眼暴突，满手老茧，说起话来伶牙俐齿。由于不得不像她那几位堂亲一样住进约克家的四座城堡之一，埃米莉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作为她对这一荒诞家规的永久性抗议——她在自己那座城堡中只选用了两间最小的用人住房，把它们布置成纯粹的天主教徒的苦修室。

她一直坚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吃饭，而她挣来的钱也就相当于提供街头服务的四级社会工作者的收入，甚至比他们有些人还低得多。约克广场住宅群的其他城堡的主人都雇用了帮手——罗伯特雇了个秘书，迈拉雇了个伴儿，珀西瓦尔则跟罗伯特合用一个帮工。埃米莉很为自己有能力独自料理一切而骄傲。她不得不亲自修缮自己城堡中的一切设施和用具，实际上累得够呛，像个维修工似的整天东修西补，猫着腰转来转去。

“你好，沃尔特，”埃米莉小姐看着修剪整洁的铜碑四周点头称赞道，“你对这地方还这么上心，好像侍弄的是你自己的东西。”

沃尔特朝她点点头，表示自己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我的垃圾桶坏了，”埃米莉小姐说，“盖不严了。我只好把世界年鉴和大辞典压在上面让它扣严一点儿。所以，很自然，每次我把它提出去倒垃圾的时候，它底下生出的那些小虫子——你知道的——总得让我踩上。”

“肯定是这样，埃米莉小姐。”

“应该能盖得再严一点儿，你知道的。是苍蝇生的？”

“是的，埃米莉小姐。”

“还有细菌。”埃米莉停了一下继续说，“如果我自己修不好，沃尔特，我想你一定行。”

沃尔特把他的手伸进左侧的裤兜，摸到一把通用钥匙。“是的，埃米莉小姐。”

沃尔特毫无表情地看着她步履匆匆地走到最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入口处。然后，他熟练地收拾起自己的工具，前去为埃米莉小姐修理她台阶上的那个垃圾桶。

他这样写道——

亲爱的沃尔特：

你太孤独了，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多么好的事情，做得有多好。从来没有完美的事情，而你做得是那么完美。我知道——你呢？——你从来不对任何人称呼“老爷”。我知道对你来说“够

好的”永远不够好，于是你修理一个垃圾桶花的细致耐心几乎可以跟镶嵌一件珠宝首饰相比。

如此的细致耐心对你手上做的这个活计是不是太过分了呢？不，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你是否应该做些别的事情？是的，你应该另图大业。而且，你会的。

你已经保持耐心很长时间了。你如此耐心是对的。你知道——对吗？——而且我也知道，命运为你安排了伟大的使命；你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终将展开一段更加广阔、荣耀的生活。

命运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要人来遵从的。宏图已经为你铺展开来，你必须走上前去，你必须顺从它的安排。其实你已经进入状态了，这正是你卓越的天性的一部分。

很快，伟大的使命就会交付给你。你会接受它，坚守它。因为那正是你要去做的事情，世界将因此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向你保证。

自从三天前我给你写出第一封信之后，我一直在仔细观察你。每一分钟都使我为选择了你作为我事业的执行者而更加快慰。我很快还会写给你的，向你布置我为你安排的为实现伟大使命的第一项确切任务。

同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的使命已经降临，而且，这封信和所有其他我写给你的信都务必烧毁。去做吧，你会快乐的。

Y

像上一封信一样，这封信也是写在一张普通信纸上。

纸面上印着淡蓝色的平行格线。文字打印得清晰、匀称、毫无瑕疵；没有写日期，也没有注明回信地址。它是装在一只普通的信封中

送来的，信封上简单地写着几个字：

沃尔特

约克广场

纽约市，N.Y.

第二章

布阵

“你那边怎么样？”年轻的安·德鲁问。

年轻的汤姆·阿切尔耸了耸肩。他有着深邃、乌黑的眼眸和严肃、低沉的嗓音，整个人却显得热情洋溢。“他一想到他的波斯卡文就乐不可支，一想到他那对假的潘诺伊就垂头丧气。”他笑着说，“你呢？”

“没什么变化。”姑娘说，“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呀？什么是波斯卡文？什么又是潘诺伊？”

“波斯卡文嘛，”汤姆·阿切尔神气活现地说，“就是一八四六年新汉普郡邮政局局长波斯卡文主持印刷出版的一枚省级通信邮票。深蓝色的，上面印着‘面值五分’，但它现在的身价抵得上你一年的薪水，或许还要加上我的一部分。约克家的罗伯特先生就有一枚。”

“对此他可得意了。他也应该得意！那么，叫他垂头丧气的又是怎么回事？潘诺伊是什么？”

阿切尔笑了出来。他有一口好牙，值得一露，透过春天黄昏时分

幽暗的雾气，那些漂亮的牙齿莹莹闪光。“他们所说的‘潘诺伊’是一枚一八四八年出版的蓝色的邮票，是从毛里求斯岛上来的，两便士面额，上面印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头像。刻字盘上有处错误没有被发现，‘便士’这个词被拼写成了‘潘诺伊’。那年有一批邮票都这样带着错印了出来，票面上的蓝色也跟正品略有不同，纸张的厚度也不大一样。它们可值钱啦——特别是那些票面保存良好的——但是最值钱的是最早的样本，是靛蓝色的，印在比较厚的纸上。那可比波斯卡文还要值钱。”

“打住吧。”年轻的安成功地发出了一种甜美诱人的语调。

“我可没想停下来。”年轻的阿切尔说，“后来，两年前，约克家的罗伯特正热衷于追踪一枚最早期的潘诺伊，还真的找到一枚。那是一枚特别精致的邮票。你知道，一共有六种鉴别方法呢。他对着落日把它贴近鼻子拼命细看。后来——说来可就话长了——他发现他买到的是一枚漂亮的赝品。他不是唯一上当的人——有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家伙都给耍了一把，臊得够呛。当然，他还是把钱讨了回来，但他真正在乎的不是那些钱——他要的是那枚真正的精美绝伦的第一版潘诺伊邮票。他现在仍然梦寐以求呢。”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阿切尔嘲弄地学着她的腔调，“因为人人都有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嘛，甚至连头顶悬着几千万美元等着他接的大富翁也不例外。罗伯特先生想要的就是把世界上最值钱的那十枚邮票统统弄到手。当然，他已经得到了六枚。可他永远都不可能把它们全都凑齐。”

“那又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枚是全世界最稀有的，就是闻名遐迩的‘英属圭亚那第十三’，而约克先生贪婪的小爪不可能碰到那个小宝贝——目前全世界只剩一枚。”